

安哥拉戰亂何時了

張麟徵

安哥拉是葡萄牙幾個非洲屬地中，黑人獨立運動爆發得最早，却最晚獲得獨立的一個地方。根據葡安雙方在今年一月的協議，安哥拉已定於今年十一月十一日獨立。在獨立前展望安哥拉的前途，只覺得一片荆棘，困難重重，以目前的情況看，安哥拉恐亦將步當年比屬剛果（現稱薩伊）的後塵，情況還可能更糟。因為今天安哥拉各派的衝突，源來有自，少說也有十年以上的歷史。長期以來即處於火併狀態，幕後都有相當靠山。各自據地稱雄，實力固難分高下，意識形態上的歧見亦已根深蒂固。雖一度攜手合組過渡政府，但目前又打得難分難捨。

一 內部的傾軋

安哥拉的黑人獨立運動主要有三派，即安哥拉民族解放陣線（FNL A，以後即簡稱FNL A）、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MPLA，下文即簡稱MPLA）及安哥拉完全獨立民族聯盟（UNITA，下文即簡稱UNITA）。這三派中前二者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逐漸形成，後者則遲至一九六六年方誕生。

FNL A的前身是北安哥拉人民聯盟（UPNA），于一九五四年在雷堡市（現稱金夏沙市）成立，為居住于比屬剛果西方數省的北安哥拉青年領袖所組成。原來安哥拉北部的巴剛果（Bakongo）族人為了逃避葡國殖民當局的強迫勞動，數十年來，紛紛走避比屬剛果，人數在當時已多達四、五十萬。當此組織在雷堡市成立之前，他們和比屬剛果的民族運動組織A B A K O已有密切的聯繫。一九八五年此組織改組為安哥拉人民聯盟（UPA），

後之雷堡市剛果（現改名為薩伊）關係一直相當密切。一九六二年三月，人民聯盟與安哥拉民主黨（PDA）合組成FNL A。是年四月，此組織在雷堡市成立安哥拉革命流亡政府（GRAE）。FNL A在逃亡于雷市剛果的安哥拉難民中頗有勢力，組織亦相當嚴密。在一九六三年底，即已獲得廿五萬左右難民之支持。安哥拉北部與薩伊交界之處在當時已在其控制之下。其弱點則為大皆由巴剛果人組成，種族及地方色彩較濃。為了改善此一缺點，革命流亡政府成立時，羅伯托曾延攬奧凡本都（Ovimbundu）族青年領袖薩文比（Jonas Savimbi）担任外長。但合作並不久。此一革命組織截止目前仍靠巴剛果人之支持。據佔巴剛果人約佔安哥拉全人口五分之一，不過其中有為數七十五至一百萬的族人皆逃亡在薩伊①。此一組織在意識形態上較親西方，相當反共。在早期曾獲美國相當支助。但一九七四年以來，中共亦開始予以大量援助，頗耐人玩味。歐洲輿論批評其帶有濃厚法西斯色彩②，故不甚支持。不過它最主要的外援還是來自薩伊。

MPLA是在一九五六年由達克魯士（Viriato da Cruz）及馬洽多（Militio Machado）等人在安哥拉境內的羅安達（Luanda）所創，成員概皆為青年知識份子，思想激進而左傾。一九六一年二月四日由羅安達地區引發之黑人暴動即為該組織所策劃。一九六二年，詩人內托（Agostinho Neto）當選為MPLA之新領袖。內托為左派文人，深得黑人知識份子、左傾白人，以及黑白混血兒之支持。雖說此一組織在大城市的知識份子中頗具勢力，但其主要支持仍為種族力量。內托所屬之姆本都（Mbundu）族約佔安哥拉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一，分佈在羅安達向東延伸一帶地方③。由於MPLA思想

衝突。亦由於意識形態的相同，蘇聯自始即對其提供穩定的援助。MPLA 在一九五九年為葡軍逐出羅安達，後曾一度棲身于科那克里（Conary）及雷堡市。

一九六三年後，上述兩組織內部都發生分裂現象。先是MPLA內，達克魯士與內托之間為是否接受非洲團結組織呼籲，加入FNLA而發生歧見，相持不下。達克魯士率分離派在雷市尋求與FNLA合作，內托則率其他黨人渡河而去布市剛果，在布拉薩市安身，與FNLA形成東西對峙之局。

當時的FNLA內，羅伯托與薩文比亦有齟齬。一九六四年初，薩文比一再出國爭取國際支援，打算自立門戶。薩氏亦反對允MPLA分離派加入。是年四月，羅氏趁薩氏出國，逕允達克魯士等人以個人身分加入FNLA。薩氏聞訊遂憤而正式與羅伯托絕裂。七月，薩氏在開羅正式宣佈辭職。薩氏為奧凡本都族主要領導者之一。該族人多勢眾，約佔安哥拉人口總數三分之一，大致分佈在安境中、南部。在薩氏宣佈辭職時，不少同族政要也隨同退出。薩氏辭職後曾公開攻訐羅伯托，指其為部落主義者，不願把戰事自其北部巴剛果人居住區向外擴大。並呼籲召開國民會議，組成具有代表性的新聯合陣線。薩氏的呼籲未見有任何反應，與MPLA合作的談判亦未談攏。

一九六六年三月他遂在距桑比亞西境二五〇英里的莫西哥省（Moxico）內的目安蓋（Mungai）成立了UNITA。是為安境內的第三個黑人獨立運動。在成立之初，此派的真正根據地實際上是在桑比亞的首都路沙卡。由於其一再破壞奔吉拉（Benguela）鐵路，使葡方震怒，向桑比亞施壓，影響桑之銅礦出口，故於一九六七年被桑所逐。薩文比遂流寓開羅，直到一九六八年此組織在安哥拉東部正式立腳之後方返回安哥拉。薩氏早年曾在瑞士洛桑修習政治，對毛派之農村革命理論頗有研究，在建立安哥拉農民政治意識方面頗有成就。早年曾得毛共不少援助。但薩氏近年來立場已趨溫和，標榜民主化的社會主義。因而又爭取到不少中間派人士之支持，在羣衆基礎上較FNLA及MPLA更為穩固。又由於其種族人口較多，如在安哥拉舉行普選，勝算機會自然也較大。一般西方國家，包括美國，目前皆較支持薩文比。

在上述三派獨立運動中，FNLA及UNITA內部糾紛較少，MPLA則最近幾年來一直困於內爭。一九七四年八月以後正式分裂為三支，除內托之外，齊邦達（Chibenda）及德安達德（de Andrade）亦自立門戶。分

裂之所以產生主要是因為後二者攻擊內托生活奢侈腐化，大權獨攬，作風與納粹無異。雖經若干非洲國家之斡旋，亦無濟於事。內托因與政變後之葡外長索瑞斯（Soares）為舊日同窗，一直獲葡方承認為MPLA之正式領袖。在此情況下，齊邦達遂憤而率衆于今年二月投入FNLA之陣營。這一發展對MPLA之實力頗有影響，因齊邦達為MPLA在東安哥拉及桑比亞之軍事統領，他的加入FNLA，自然會增強FNLA之實力④。

安哥拉獨立運動的進展，由於上述黑人三派獨立運動的彼此牽制，衝突而異常緩慢。自一九六二年以來，他們與葡軍間之軍事衝突，與其彼此間之爭戰程度幾乎相等。自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六，MPLA與FNLA在安哥拉北部及西部羅安達地區衝突頻仍，各自皆想向對方地區擴充，一九六六迄一九七四，此地區間雙方雖仍有接觸，但主要戰場已移往東部，在東戰場上，三派時有混亂，UNITA時常兩面受敵。

為了有效對抗葡軍，各獨立運動之合作，勢在必行。為此一九六三年六月非洲團結組織呼籲MPLA加入FNLA，但反而造成兩派內部之分裂已如前述。一九六六年十月雙方終於達成一合作協議，但此不過曇花一現。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上述兩派又在薩伊總統莫布杜的斡旋下，達成聯合協議，但由於內托對羅伯托及莫布杜皆無信心，亦不敢如協議所訂將其根據地移往金沙夏沙，協議也成具文。一九七四年四月葡政變後，為共同對付葡國，三派系曾在薩伊之布卡烏（Bulhao）同意組統一陣線，但為時只數星期。由於國際壓力及葡方敦促，三派終在今年一月于葡京之阿爾浮（Alvor）大飯店簽約，合組過渡政府，但強迫協議終難執行，兩個月後又開始了武裝爭鬥。

二 葡國的對策

葡萄牙對其非洲屬地，包括安哥拉在內的政策，主要取決於兩項因素之考慮，一為經濟的，一為政治的。

自經濟上言，安哥拉面積約相當葡萄牙的十四倍大，人口約六百廿萬，農產礦產皆極豐富，為葡屬非洲屬地中最富庶的一個。農產方面，棉花、香蕉、木材、魚肉產量皆甚豐，有大宗外銷。咖啡產量更高，佔全非洲的百分之十五點七，為世界第四大產地。礦產方面，更令人羨艷。喀濱達（Cabinda）的石油產量，現已居非洲第四位，僅次於奈及利亞、利比亞及阿爾及利亞

。一九七一年以來，年產量價值都在五億美元以上，大部分外銷^⑤。卡辛加(Casimira)地方發現的鐵礦，蘊藏量估計有數十億噸之多，經濟價值極高。另外，傳統的鑽石礦亦有相當重要性。

安哥拉的對外貿易除一九六七、六八兩年外，一向出超，可彌補葡萄牙對非愛斯古多(Escudos)區域外貿易之不平衡。安哥拉並為葡萄牙的重要貿易伙伴，它與莫三鼻克自葡的輸入約佔葡輸出總額的四分之一。對葡的輸出則約佔葡輸入總額的八分之一^⑥。

由於資源豐富，安哥拉對外資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再加上一九六二年後薩拉扎(Salazar)一改以往作風，允許並鼓勵外人資金的流入，安哥拉的經濟得以蓬勃起飛。自一九六六年以來，安哥拉的經濟實質成長率一直超過6%。一九七三年時國民總生產額已達十五億美元^⑦。外貿之成長幅度更大。若非一九七四入夏以後政情日趨動盪，經濟的發展可以持續快速前進。安哥拉如此得天獨厚的條件，如果獨立，可以使其躋身黑非少數大國之列，如奈及利亞、薩伊一般。

自政治上言，葡萄牙殖民非洲有四百年以上的歷史，非洲屬地長期以來便被認為係葡萄牙的一部分，也是其國力象徵，何能輕言放棄？除了短暫的例外，葡萄牙對這些地方一直實施直接統治，推行同化政策。薩拉扎時代，更於一九五一年將葡屬非洲變為葡國的海外省^⑧。薩拉扎執政葡萄牙至一九六八，前後達四十年之久。在其晚期，即一九六一年，安哥拉終於爆發黑人獨立運動，幾內亞比索及莫三鼻克不久亦跟進。薩氏面對此一事實始終抱着不妥協的態度。一九六八年七月在薩氏病逝前不久，接受阿根廷《Luz》雜誌記者訪問時，尚頑固的說決不放棄海外省，並謂非洲各省在四、五百年內決無自治能力^⑨。卡艾達諾(Castano)上台後亦一仍舊慣，蕭規曹隨，直到一九七四政變後此一態度方遭修正。

在黑人獨立運動爆發後，葡萄牙針對此一情勢，對安哥拉採取了治本治標雙管齊下的政策。在治本方面主要是在消除黑人的反抗意志。所以加速當地的經濟發展，普及教育，引導黑白通婚，獎勵葡人移民安哥拉，標榜多元種族國家理想等等措施逐一實行。在治標方面則派出大軍全力清剿革命份子。

隨着黑人獨立運動的擴展，葡軍不斷增援，軍費的開銷也直線上升。一九六八年以後軍費開銷一直佔葡萄牙總預算的40%以上，一九七〇年在安哥

拉的葡軍已達六萬之衆^⑩。如此沈重的軍費負擔，造成了葡萄牙本土經濟發展的停滯；而長期無望的殖民戰爭亦令葡軍士氣消沈。前葡萄牙在幾內亞比索之軍事統領史匹諾拉(Spinola)將軍因此在其引人矚目的「葡萄牙及其未來」一書中，建議放棄非洲海外省，允其完全自治，與葡萄牙合組聯邦。這對政變前的葡萄牙而言已可算是一個開明而大膽的建議，但它之不能滿足非洲屬地的獨立願望不言而喻，葡萄牙本身的左右兩派亦都不同意此一折中辦法。葡萄牙政經情況的動盪終於引發了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的政變，結束了近半世紀的極權統治。

在史匹諾拉被擁出執政之初，對非洲屬地原擬實現其個人理想，以聯邦方式解決，但遭到各地黑人獨立運動之強烈反對^⑪。是年九月，史匹諾拉下台，葡新政府終於決定完全放棄非洲屬地，允其獨立。就安哥拉而言，葡與三主要黑人運動在十月下旬達成停火。翌年一月復獲協議在羅安達組織過渡政府。根據此一協議，過渡政府由葡萄牙、FNLA、MPLA及UNITA四方在羅安達成立。有十二名部長，每派四人。治安由葡國之高級專員卡爾多索(Carlos)負責，有一支為數四萬八千名的混合部隊，其中葡軍兩萬四千人，三派黑人運動各八千人。葡軍可留駐到一九七六年二月。協議中預定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宣佈安哥拉獨立並舉行大選^⑫。自是，被殖民四百餘年之安哥拉終於獨立有日。

不過阿爾浮協議的達成多少是出於葡萄牙的壓力，因為葡萄牙急於想卸下安哥拉這一包袱，專心料理內政。實際上三派獨立運動間並無真正諒解，因此過渡政府的不能順利運行當係意料中事。

三 外力的影響

安哥拉的紊亂情勢給外力的介入，提供了一絕佳機會；而外力的介入又使安哥拉的情勢益形惡化。就安哥拉鄰近的非洲國家而言，如薩伊、剛果、桑比亞、南非等，他們對該地各革命勢力的成長，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以FNLA為例，其自萌芽以來，一直將總部設於金夏沙，自薩伊所獲得的財政、軍事、政治的援助之大，當不在話下。薩伊之所以傾全力支持FNLA，原因當不外下列各端：一、自種族上言，FNLA之主力為巴剛果人，此一種族分佈在安哥拉北部及薩伊之西南部。種族上的相親，使薩伊自始即對F

NLA抱有同情及好感。二、自經濟上言，薩伊本身雖有剛果河可出海，濱臨大西洋，但其南部數省的礦產，仍以通過安哥拉之奔吉拉鐵路輸出較為便利，事實上薩伊的銅礦40%皆由此一路線輸出。一個友好獨立的安哥拉，對薩伊將提供不少便利。二、自政治上言，薩伊與安哥拉邊界長約一千五百英里，迄今尚有為數約四千名的卡坦加叛軍逃亡于安哥拉境內¹³。安哥拉如出現一與薩伊不友好的政權，將對薩伊產生極大的威脅。四、自意識形態而言，莫布杜與羅伯托皆係保守份子，有相當的極權色彩。都接受中共之援助，却不接受共產主義。

基於以上原因，薩伊長期而固定的支持FNLA。雖然莫布杜一度爲了展示外交才能，提高聲望，曾出面協調FNLA及MPLA間之衝突，但骨子裏仍偏袒羅伯托。所以在莫氏協調雙方達成布卡烏協議後，反自違協議，暗中爲羅伯托及史匹諾拉拉線，惜未成功。但後又鼓勵齊邦達脫離MPLA以削弱其力量。

MPLA自一九六三年以來一直將大本營設於布拉薩市。剛果對MPLA之長期援助，主要係因恩古阿比（Ngouabi）與內托皆係蘇修式的共產主義信徒。另則剛果對安哥拉在其境內之飛地喀濱達之油藏十分垂涎，如能與一友好的安哥拉政府合作，或可分得一杯羹。

桑比亞是唯一宣稱支持安境內各個獨立運動之隣國，所以與各派獨立運動都維持有相當好的關係。UNITA一度曾將其本部設於路沙卡。今天，UNITA、MPLA中之內托及齊邦達，皆獲其允許可利用桑、安邊境地區從事軍事活動。桑比亞對如何使安哥拉三派獨立運動組成聯盟一事具有真正的誠意與熱心。因爲桑比亞的銅礦出口，三分之二皆透過奔吉拉鐵路；又由於其最近與坦尚尼亞之間，爲了坦國限制其利用坦國交通設施一事鬧得不甚愉快，故對安境之交通設施依賴仍深，如果安哥拉陷于大規模內戰中，顯然會使桑比亞的經濟受損。所以桑總統卡恩達（Kaunda）真正關切的是安哥拉能和平獨立，至於由那一派取得政權並不十分在乎。

南非對安哥拉的情勢亦極關心，因爲西南非與安哥拉毗隣，一個不友好的安哥拉政權勢必會使西南非的騷亂擴大。再者南非由於其與政變前的葡萄牙政府關係良好，在安哥拉有相當投資。自一九六四年以來，南非資金不斷流入安哥拉以開採其礦產。後來爲了開發安境南部古奈奈（Cunene）河流域

之水力，公私投資更直線上升¹⁴。由於這雙重因素，在今年過渡政府解體，內戰升高之後，南非以保護其投資爲由，於九月正式派軍進入古奈奈河流域。

蘇聯與中共等之插足安哥拉可以說大皆出于政治利益的考慮。蘇聯自始即對MPLA提供大力援助，希望在非獲得新的與國。一九七四年安境內戰趨於激烈後，蘇聯的軍事援助更大批湧到。

至於毛共，似乎並無固定支持目標。在早期它曾對MPLA之內托提供過小額援助，後以其與蘇聯的關係過於密切而放棄支持。UNITA之薩文比起初由於運用毛共理論，頗爲其賞識，一九六八受邀赴北平訪問，並獲若干援助。後因薩氏思想趨於溫和，毛共對其亦興趣大減。至於FNLA，早時亦曾獲毛共若干援助，後因其與美過從過密而中止。但自一九七三年底以後，毛共却一改前態，提供FNLA大量人員及軍火援助，毛共突然支持反共而親西方之羅伯托，十之八九是爲了對抗及平衡蘇聯力量。

西方國家之介入安哥拉，經濟的考慮可能遠超過政治。美國的海灣石油公司在一九五七年即獲葡方特許，探測喀濱達油田，一九六六年正式生產，兩年後即有輸出。一九七一年時淨收入已有五億六千萬美元。由於海灣石油公司的獲利，其他美國石油公司如Texaco, Exxon, Union Carbide, Mobil, Standard等亦紛紛跟進，向葡尋求特許。而自一九六五年薩拉扎頒佈新的外人投資及工業生產法以後，一方面簡化投資程序，一方面給外資提供相當保證，美元更大批流入，投資于鑽石、硫磺、磷酸鹽等礦藏¹⁵。

除美國外，西歐國家在安哥拉的投資爲數亦可觀。其中尤以西德最爲重要，英法次之，日本也有不少資金。西德的投資中，主要集中在卡辛加之煤礦。自六十年代起，西德之Krupp, Hojgaard及丹麥之Schulz等財團，在卡辛加一帶興建鐵路、港口、礦場等設施，以開發其煤礦，投資相當龐大。使卡辛加之煤產量自一九六二年的年產四萬三千一百噸，戲劇化的提高到一九七一年的六百一十萬噸¹⁶。

由於西方國家在安哥拉投資之多，使其對葡萄牙不得不給予相當的支持，更何況葡萄牙還是北約盟國？就投資保障而言，西方國家以爲白人政府遠比黑人政權爲可靠。即使鑑於國際壓力，他們不能不聲明支持葡屬非洲之獨立運動，他們的支持亦只限於醫藥等人道援助。且美國對此問題一向主張透

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不主張訴諸武力。但這一構想在薩拉扎——卡艾達諾時代幾乎永遠不可能實現。因此非洲輿論對美極不諒解。更有進者，由於北約關係，美方勢不能拒絕對葡方提供若干軍事援助，而葡萄牙却將此一軍援用之於非洲殖民戰場之上，這更令非洲黑人遷怒美國。但最令非人感到刺激與痛心的還是一九七一美葡雙方的亞速爾協定。根據此一協定美方爲了租借島上的軍事基地，付出了四億三千六百多萬美元^①，而其中四分之三據說都會用到支援非洲的殖民戰爭上去。美國此舉被認爲係助桀爲虐，引起國內外許多批評。

四 喀濱達分離運動

安哥拉情勢由於三派黑人運動的互相衝突，外力的干預等因素已够錯綜複雜，而喀濱達的分離運動更節外生枝，益增困擾。喀濱達濱臨大西洋，介於剛果和薩伊之間，與安哥拉並不相連，兩地相距有六十公里。它的面積僅七千二百七十平方公里，人口在八萬到十萬之間。葡萄牙純爲了統治上的方便，而將其與安哥拉併在一起，但實際上由於地理、種族、宗教等原因，喀濱達與剛果的關係反較密切。

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喀濱達的民族意識亦逐漸萌芽。一九六三年喀濱達飛地解放陣線(FLECC)在商人佛蘭克(Louis Ranque Franque)領導下成立，要求完全的政治獨立。FLECC所採取的係與葡方交涉，向聯合國、非洲團結組織請願等和平手段爭取獨立，而放棄了以游擊戰作爲手段。由於態度上之消極，激起內部若干激進份子之不滿，其中一位名叫泰提(A. Taty)者，因此脫離FLECC加入FNLA，並曾任FNLA之軍火部長。但由於其志在推行喀濱達分離運動，後又脫離FNLA，率衆潛回喀濱達進行游擊戰。但泰提在喀受到來自葡軍及以剛果爲基地之MPLA的兩面夾擊，後終爲葡軍所擒。拘于羅安達獄中時，因受葡方禮遇甚殷，又轉而接受葡方委任，率黑白混合軍與內托之MPLA在喀濱達繼續戰不休。葡萄牙政變後不久，泰提因其與葡之淵源被其黨人罷黜，由恩澤達(D. N'zeta)取代。恩氏與佛蘭克維持有相當密切的關係^②。

薩伊及剛果都對FLECC予以支持。現FLECC分爲兩支，由佛蘭克領導之一支將其大本營設於金夏沙，由邱福(A. Tchoufou)領導的一支則以

剛果的黑尖港爲基地。

在史匹諾拉執政之時，原有意與佛蘭克妥協，有人推測此舉或在將喀濱達作爲與安哥拉各獨立運動談判時之本錢。但九月，左傾親蘇的葡萄牙政府上台後，一意偏袒MPLA，聽任並默許其走出叢林，進佔喀濱達。恩澤達自不是其對手，被逐出故鄉。

喀濱達所以會演變成這個局面，主要跟其豐富的油產有關。石油收入雖如前述爲數可觀，但幾乎皆爲外資、葡方、安哥拉所分享，喀濱達本身受惠極其有限，因此才會激起喀人之不滿，要求獨立。亦正因爲喀地油藏對安哥拉之財政有極大貢獻，所以安哥拉之三派獨立運動，都一致譴責FLECC分離主張。同時也斥責薩伊與剛果對FLECC之支持特別懷野心。甚至以爲FLECC之得以維持，是美國在幕後操縱，認爲美國有意使喀濱達成爲非洲的科威特，以便控制。

事實上，薩伊與剛果對FLECC之支持確實別有居心。他們對喀濱達油田都十分垂涎，喀濱達獨立如果實現，以其力勢不能抗拒像薩伊及剛果這樣的非洲「大」國，尤其是前者。然則獨立不過換一個保護國而已，有何意義？爲了掩飾彼等企圖，莫布杜及恩古阿比曾雙雙向非洲團結組織建議：在國際監督下，在喀濱達舉行公民投票。但此一建議，除獲FLECC大力支持外，不僅安哥拉各獨立運動反對，連其他非洲國家亦不甚支持。

五 目前情況

安哥拉的過渡政府在羅安達成立後，三派黑人運動勉強合作了一個月左右，歧見就出現了。二月中，內托揚言尋求將FNLA及UNITA合併于MPLA之內，以便獨立之後的選舉能基於一個「單一名單」上舉行。羅伯特隨即駁斥內托主張，謂其旨在建立一個「人民政權」，而薩文比亦表示這是對民主的威脅。其後MPLA及FNLA之間，即不斷衝突。三月底，衝突擴大，兩日之內，死亡七〇餘人。其後雙方衝突時斷時續，戰事在七月進入高峯。由於羅安達區域一向爲MPLA之勢力範圍，FNLA終被其逐出此區。

UNITA之薩文比本以MPLA及FNLA之調人自居，在二者新爆發之衝突中持超然立場，但於六月初度遭到波及，最後亦不免被捲入。現已

與FNLA結成聯合陣線，共同抗拒MPLA。

三派在實力上，據葡萄牙官方在今年一月的估計，軍隊人數以FNLA最為強大，約有兩萬一千人。其中九千在安哥拉，一萬二千在薩伊，不過裝備較差。齊邦達在東部有二千人左右。內托之MPLA有總數約一萬人之軍隊，其中在喀濱達駐有一千五，東安哥拉兩千五，其餘大多在剛果及安哥拉各地。MPLA在軍隊數量上雖居劣勢，但據說訓練較好，其中不少來自以前的葡軍。必要時他尚可利用在安哥拉境內之四千卡坦加軍人。在三派中，UNITA實力最弱，只有軍隊八千人，配備亦差，其中半數尚在訓練中。

在勢力範圍的劃分上，FNLA大約據有安哥拉北部偏西及東南部地區。MPLA據有羅安達沿海一帶，安境北部偏東及東部、西南地區。UNITA則據有安哥拉核心地區。在FNLA與UNITA攜手後，其與MPLA所控之地區，面積大致相等。

由於意識形態、種族背景、政治利益之尖銳對立，MPLA與FNLA之間的衝突很難化解。在三月到七月間，他們曾在外界調停下七度停火，但沒有一次能長久持續。葡萄牙對安哥拉各獨立運動間之衝突似未盡到居間協調之責。一方面葡軍久戰生厭，對於即將不屬於葡國之安哥拉前途有事不關己的漠然。只求早日擺脫累贅，重返故園，因此面對黑人間之衝突，常袖手旁觀。另方面親蘇之左傾葡國政權，對MPLA有相當的同情，甚至縱容^⑨。故意訓令其軍隊不介入黑人衝突，使MPLA之勢力得以抬頭。

據估葡萄牙在安哥拉有卅五至四十萬的白人移民，他們在安哥拉的經濟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自葡國改變其對非政策之後，白人移民已有惶惶然之感，紛紛作歸計。迨至安哥拉內戰升高，左派的MPLA日趨得勢，白人更大批離去，據估到十一月十一日時剩下的葡人恐不足百分之十五。這些移民的離去，使安哥拉的現代化經濟幾乎完全停頓，物資短缺，物價飛漲，食品的價格上漲五倍有餘^⑩。

眼見情勢日非，葡萄牙駐安哥拉高級專員卡爾多索在九月中旬表示，葡方無權在十一月十一日將政權單獨交予MPLA，如果MPLA不與FNLA、UNITA合組政府，葡方將請聯合國仲裁。但另一方面葡萄牙却接受MPLA之要求，決定將其駐安哥拉之軍隊在獨立前完全撤走。

國際上對於安哥拉的情形亦極為關切：非洲團結組織曾在六月至九月中

數度邀請三方領袖會商，尋求團結；若干非洲國家，如薩伊、桑比亞、剛果等亦曾集體進行協調；葡外長安杜納（Antunes）亦于十月正式要求聯合國出面斡旋，但都無效。美國務卿季辛吉曾呼籲外力避免介入。塞內加爾總統桑果也提建議，請聯合國出兵介入，但這亦不可能實現。就目前情形看，安哥拉各獨立運動妥協的希望極微。由於他們皆佔有相當土地，有充足的人力資源，各有其與國盟友，實力上旗鼓相當，戰事很可能長久持續下去。當十一月十一日到來時，獨立或已贏得，統一尚難起步。令人憂慮的是，安哥拉戰亂何時了！

（十月廿四日完稿）

葡萄牙于十一月十日正式宣佈允安哥拉獨立，其駐安哥拉之高級專員卡爾多索亦于是日離開羅安達，十一日清晨內托在羅安達宣佈成立安哥拉人民共和國，自任總統。同日FNLA及UNITA亦在距羅安達一百五十公里北部之安布里茲（Ambria）宣佈成立安哥拉人民民主共和國，在新里斯堡（Nova Lisboa）之UNITA亦舉行慶祝。羅伯特及薩文比同意成立一共同的革命委員會，由廿四人組成。雙方代表于十日晚在金夏沙簽署了一項憲政法令，任命羅伯特為革命委員會之總統，薩文比則出任總理。同時成立一由雙方武力組成之國家防衛司令部。定新里斯堡為臨時首都，改名胡安波（Huanbo）。

在軍事方面，十一月初FNLA與UNITA即自奔吉拉合力攻擊羅比特港。FNLA招募了約一百五十名的葡人傭兵協助黑人部隊作戰，並有不少中共提供之軍火。UNITA也自西歐國家獲得不少軍械補給。薩伊與桑比亞對此一軍事行動皆給予了大力支持。現MPLA已自羅比特及奔吉拉北撤。連羅比特與羅安達間之新瑞東多（Nova Redondo）亦被FNLA及UNITA之聯軍拿下。羅安達北方廿五公里幾凡共多（Quiangondo）之水源亦被聯軍切斷，羅安達已陷入缺水困境，且有遭FNLA與UNITA自北、東、南三面包抄之壓力。在喀濱達，FNLA與MPLA之間亦有戰鬥。現反MPLA之兩派自稱已在安哥拉的十六省中（包括喀濱達）已據有十省，並控制了三分之二的人口。

MPLA在十一月初疲態初露時，蘇聯即于同月三日照會非洲團結組織，無法坐視安哥拉情勢演變。十一日，內托宣佈成立其人民共和國後，馬上

得到蘇聯、古巴、莫三鼻克等共產國家之承認。大批蘇聯坦克、飛機亦源源而到。據說蘇聯現有約四百名軍事技術顧問人員直接參予安哥拉戰事，古巴約有三千名部隊，莫三鼻克亦有數百名精銳部隊共同協助羅安達之防衛。

葡萄牙政府並未予這兩個共和國任何承認。傳聞葡總統戈梅斯曾一度致力於謀求葡革命委員會承認MPLA為安哥拉之唯一合法代表，但未成功。葡京親FNLA及UNITA人士亦想發動一個支持此兩派的大規模示威，但只聚合了數百人，不甚成功。

美國政府已表示不承認內托之人民共和國，對其他兩派之共和國則未表示。美並指責蘇聯不應直接捲入。

(十一月十九日補識)

- ① K. L. Adelman: "Report from Angola," *Foreign Affairs*, Vol. 53, No. 3, April 1975. pp. 561—562.
- ② René Lefort: "Angola: guerre civile et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Le Monde Diplomatique*, October 1975, pp. 1—7.
- ③ K. L. Adelman: op. cit., p. 560.
- ④ G. M. E. Leistner: "Southern Africa today and tomorrow," *Bulletin*, Vol. XII, No. 10, 1974.
- ⑤ M. A. El-Khawas: "Foreign Economic Involvement in Angola and Mozambique," *Issue*, Vol. IV, No. 2, Summer 1972, p. 24.
- ⑥ G. Comte: "Révolte sans fin en Angola IV" *Le Monde* le 6. janvier 1972, p. 7.
- ⑦ M. A. El-Khawas: op. cit., pp. 21—23.
- ⑧ *Ibid*, pp. 21—22.
- ⑨ 及 K. L. Adelman: op. cit., pp. 558—559.
- ⑩ "Portugal in Africa-Historical Perspective" *Bulletin*, Vol. XII No. 6, 1974, pp. 236—238.
- ⑪ 及 T. Okuma: Angola in Ferment, 1962, p. 33.
- ⑫ J. Carion: "Le Portugal après Salazar" *Le Monde Diplomatique*, février, 1969, p. 14.
- ⑬ P. Enahora: "Africa's Forgotten War" *African Affairs*, No. 7, (1972) p. 19.
- ⑭ 及 U. N. Monthly Chronicle, November 1971, pp. 78—79.
- ⑮ *Le Monde*, le 30, April 1974, p. 12.
- ⑯ G. Comte: "L'Angola an boad de l'Independance" *Le Monde*,

le 14—17, mai 1975.

- ⑰ K. L. Adelman: op. cit., p. 566.
 - ⑱ B. Davidson: "South Africa and Portugal," *Issue*, summer 1974, Vol. IV, No. 2, p. 11.
 - ⑲ M. A. El-Khawas: op. cit., pp. 22—24.
 - ⑳ *Ibid*, p. 24.
 - ㉑ J. Marcum: "The Politics of Indifference: Portugal and Africa a case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ssue*, Fall 1972, Vol. II, No. 3, pp. 12—14.
 - ㉒ G. Comte: op. cit., le 16, mai 1975 (*Le Monde*).
 - ㉓ *Le Monde*, le 16, juillet, 1975.
 - ㉔ *News Week*, July 28, 1975, p. 17.
 - ㉕ *Le Monde*, le 25 September 1975.
- 上接第77頁——
- ① 楊宗元著，西班牙政局淺析，問題與研究，第八卷第九期，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十日出版，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第三四頁。
 - ② *News Week*, Nov. 10, 1975, Spain: So near yet so far, p. 24.
 - ③ 黃西玲譯自時代週刊，佛朗哥的最後之戰，台灣新生報，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第三版。
 - ④ 全註④。
 - ⑤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3, 1975, After Franco: Spain at the Crossroads, p. 55.
 - ⑥ 自從西班牙承認毛共之後，使毛共有公開活動的機會，並滲入巴斯克組織，從事反政府的活動，加強叛亂暴行。
 - ⑦ 此篇遺囑是由西班牙總理艾利亞斯(Premier Carlos Arias)於十一月廿日全國電視廣播中所宣讀的。
 - ⑧ 中央社馬德里十一月廿二日電。
 - ⑨ 全註①。
 - ⑩ 全註②。
 - ⑪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 10, 1975, Transition in Spain like a bullfight—A step at a time, p. 25.
 - ⑫ 全註③。
 - ⑬ 全衆社華盛頓十一月廿日電。
 - ⑭ 法新社莫斯科十一月廿日電。